

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对江泽民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近日，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斯洛文尼亚总统帕霍尔、瓦长潘基文和国际竹藤组织负责人等分别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唁电函并通过其他方式，对江泽民同志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江泽民同志家属、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外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吊唁江泽民同志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近日，俄罗斯、墨西哥、委内瑞拉、阿根廷、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尼加拉瓜、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西、荷兰、奥地利、瑞典、冰岛、拉脱维亚、爱尔兰、卢森堡、捷克、西班牙、爱沙尼亚、波兰、希腊、塞浦路斯、斯洛文尼亚、比利时、挪威、阿尔巴尼亚、新西兰、加拿大等120多国驻华使节和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赴外交部吊唁，对江泽民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使节们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推动中国和相关国家关系发展、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繁荣所作的重要贡献。

(上接第二版)

斯里兰卡外长萨布里表示，得知江泽民主席逝世的新闻，深感悲痛。斯里兰卡外交部在其官方账号上对江泽民主席的逝世表示最诚挚的哀悼，表示“他始终是斯里兰卡的真正朋友”。

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表示，江泽民主席的逝世令我非常悲痛。江泽民主席对国家的奉献将被牢牢铭记。他是新加坡的好朋友。我们深切感念他为两国关系再上层楼所作贡献。

泰国前副总理披尼、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日前赴中国驻泰使领馆吊唁江泽民主席。披尼对中国失去一位伟大的领导人表示深切哀悼；谢国民称赞江泽民主席为中国和世界作出的贡献。

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陆克文日前撰文说，江泽民主席为中国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在江泽民主席任内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这届夏季奥运会被视为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的一次盛会。

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同江泽民主席会面。他日前在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采访时表示，他同江泽民主席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尽管双方有分歧，但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非常富有成效的关系。

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说，江泽民主席带领中国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他为中国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将被长久铭记。

科威特网络媒体《阿拉伯人》报总编、政治分析师法沃兹·巴哈尔说，江泽民主席逝世的消息让人非常悲伤。江泽民主席成功带领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变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加强了各领域合作。江泽民主席有关不同文明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和交流，彼此借鉴，取长补短等论述为阿中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海外华侨华人和国际友好人士对江泽民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江所长，结缘一甲子，思念一辈子

——上海电科所部分老同事追忆老所长江泽民

■郭泉真

得知“江所长”逝世，曾经的老同事当夜迟迟难以入睡，往事一件件次第浮现，历历在目。“不知不觉，我们与江所长相识到今年正好60年”。1962年，36岁的江泽民来到员工多达千人、直属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的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作为年轻的业务副所长，负责科研领导工作，在任4年。

他在每一个岗位都很出色，行业里的专业人员都很敬佩他

在老同事们心中，那些日子很鲜明，他这个人也很鲜明。那些日子，他定方向、促成果、建基地、育人才、带作风，主抓的产品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有的获一机部新产品设计一等奖，有的为原子能反应堆配套急需、填补国内重大空白，一批测试基地用了数十年依然质量优良。他这个人，“非凡的领导能力，为人、品质，令人钦佩”。很多后来人们逐渐感觉到的，当年“江所长”

就是这样。

时为电机室副主任的季杏法回忆：“我是做具体工作的。一个新产品出来，要全国推广，上百个厂要统一是非常困难的。他就做得非常好，碰到困难能担当，意见不同就辩证看待，又照顾到一线实际，行业里的专业人员都很敬佩他，对生产、科研都能推动。我们写了大量技术资料总结，他都看，非常认真。也很有人情味，他和我出差去南京，工作之余见他哥哥，两个人在家里就唱起了京剧。他到部里工作后，来上海调研我也见过，加工精度怎么搞，开座谈会很深入。他在每一个岗位都很出色。”

江泽民的平易近人，从当年接触到如今回忆，大家都很有共鸣。时为计划技术科副科长兼党支部副书记的方炳尧回忆：“他对人非常尊重，为人正派，关心群众。作为分管科研的副所长，平易近人，知识也很渊博，多才多艺，和大家都合得来，我们都喊他‘江所长江所长’喊惯了。他工作务实，对科研管理非常重视。原先科研材料没归档，他叫我搞一个科研档案管理办法，每一步都布置好

的。他对知识分子、普通工人都很关心，当市长时有一次回所里，老工人的名字他都喊得出来。”

时为所技术员的殷坤堂也深有感触：“我1965年进所，他做报告很风趣，我们很喜欢听。他很关心老同志，我后来当过所长，有次见他，他脱口就报了20多位老同事的名字，逐个询问他们的生活与身体近况，从原来的所长、室主任到医务室、幼儿园员工，都问。我去见他要做好准备的，答不出来难为情。还有菜价，他问我答，问得很细，还说我讲的跟别人讲的不一样，说我去菜场的。他很实在，没有架子。”

他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许多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前些天，殷坤堂特地去所里“走了一圈”，给人介绍当年江所长领导建设的消音室等一批测试基地。老所长已逝，物、事、情长留。殷坤堂也说到每位受访者都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江所长好学、善学，对专业非常关

心。“所里办的两个杂志，每年都要寄给他看。”他晚年还常和所里的老同事探讨科研问题，老同事回忆：“都是电机的技术问题，专业怎么发展，还搞些什么课题，教学应该注意什么。他关心学生的培养，怎么适应市场需要。他喜欢了解新的东西，很好学，也很聪明。他晚年生活比较规律，会请老师讲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等。他是什么都有兴趣学的人，也不耻下问。当年下了班要我们讲专业原理，他一学就会。我们也没有顾虑，他没架子的。”

12月1日，曾任所党委书记的许小锋特地请参与现场送别的同事向老所长“表示我们的敬意”。“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贡献，他的为人，我们一直记在心里。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带领科技人员不断实践创新。老所长挺了不起，很有人格魅力，而且多才多艺，语言天赋也很好，曾经还与学德语的我用德文对话。他不但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许多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所的工作和国外交流较多，这方面感触很深。”

另一位所原党委书记张玉磊这些天一再

想起的，是老所长“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当年整理所史，她看到过一份1966年所党委给将调走的江泽民同志作的鉴定，鉴定中写到江泽民同志“工作有干劲有魄力，深入科研实际，认真钻研科研技术，处理问题果断，深入群众，接受新鲜事物比较快”等优点，也提到缺点：在用人上有时表现过于重才。“现在用历史眼光来看，当时所谓的‘缺点’正是难能可贵的优点。后来我把这个鉴定给他看过，他说，挺能反映我这个人的。”张玉磊感到，老所长许多方面不管哪个阶段都是这样。比如干劲魄力，“我看过当年的党委会记录，这点体现得非常明显，他处理问题非常果断，思路非常清晰。他也特别爱钻研，当年是这样，到了晚年依然问我们许多新技术方面的发展问题。智能电网、互联网，经常出题目。我们就准备一个八九页的PPT，他看了以后还要问问题。有一次他说，我们今天谈谈互联网，幸亏我正好有些准备。老所长走了，这些天这些事历历在目。我们要继承发扬宝贵精神财富，保持好传统好作风。”

他总是提醒我们“立意要高”

刘振元

听到江泽民同志逝世的消息，我感到无比悲痛。他1985年来到上海，1989年赴京工作，期间我担任副市长，先后分管了科技、外事、公安、文化等工作，与他共事4年。他是我们的好领导，也是我们的好大哥，他在上海期间的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值得我们不断继承和发扬。

当时泽民同志从电子工业部来到上海，十分关心上海的科技发展，他曾对我说过：“如果上海在高科技方面没有成就，就对不起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上海这方面的条件是最好的。”1984年，在老市长汪道涵推动下，我们决定筹建漕河泾微电子开发区，这是全国最早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江泽民同志来上海后对此十分支持，批出了开发区建设的用地，并大

力支持引进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他还鼓励我们“走出去、引进来”，汲取国际先进技术、工艺和管理模式。我四次访问美国硅谷，还邀请美国硅谷地区的华裔工程师协会三次来沪访问交流。

美国的专家帮助我们搞了漕河泾，泽民同志又想，我们的其他工作为什么不能借鉴这样的办法多找一些专家来？在他的主张下，我们开始邀请国际企业家从世界各地来到上海，为上海发展献计献策，也就是后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从这里可以看出泽民同志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特别强调国际视野。

泽民同志一直主张，一座开放的城市，应

该广泛地同国际友人、国际组织达成良好的关系。他总是提醒我们，上海要做国际大都市，考虑问题不能只从上海自身出发，一定从国际大环境来考虑我们的政策和定位，“立意要高”。这可以说是一个指导思想。他的外语水平非常高，戈尔巴乔夫当年访问上海，泽民同志直接用俄语与其对话，戈尔巴乔夫很惊讶，说：“来了中国几个城市，只有上海的领导可以不用翻译跟我聊天。”而在接待美国客人时，泽民同志又可以用英文交流，外办的两位翻译坐在一旁都没事干。

泽民同志视野很广阔，接受新事物很快。他跟我们开会，往往提出一些引导性的意见，不一定直接告诉你怎么做，但可能用一两句话

就启发了你。我分管文化工作时，上海想办一个国际电视节，最初报上去，有关部门没有批准，觉得上海条件还不具备。泽民同志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你不是管外事吗？你找上海的友城动动脑筋不就行了？我听了恍然大悟，找到上海7个国际友城的总领事，提出举办一次友城电视节，他们都欣然应允，上面也批准了，后来顺理成章就变成了上海国际电视节，开了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先河。现在想来，这个点子妙得不得了。

泽民同志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有一次他问我，上海的优势是什么？我讲了不少经济啊、工业啊。但他说：“老刘，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人才。上海一定要做人才高地，这个你

应该最理解啊！”对于干部，泽民同志也是关怀备至，平易近人。最初要分管文化，我非常忐忑：我一个搞科研的，不懂文化，怎么能管文化呢？泽民同志对我说：没关系，我也是科研出身，我保证支持你，我们一道商量。当年上海交响乐团成立爱乐者协会，邀请我上台指挥，我实在盛情难却，就去指挥了一曲《卡门序曲》，结果有人去泽民同志那里提意见，说刘振元在“玩票”。没想到后来一次干部会上，泽民同志特地提起这个事说，振元同志是在倡导严肃音乐，我们这个大城市应该有更多人了解交响乐，有什么不好？这么一件小事，泽民同志会放在心上，并且用这样的方式去化解，我非常感动。

当然，泽民同志对干部的要求也是很高的。那时候，大到城市发展的大政方针，小到马路上的垃圾堆放，他都事无巨细、身体力行地关心过问。我们也有答不上来的时候。他十分强调深入基层，并定下了每周四下午“无会日”制度，干部必须下基层调查研究，并且要反馈情况。他直说，毛主席讲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天天坐在上面，不下去调查，不跟群众交朋友，有多少发言权？拍脑袋不行，再聪明的脑袋也不行。我想，这样的话，直到今天也是极具指导意义的。

请求他联系支持，泽民同志急我们所急，立即联系宝钢，随后该施工单位加强了施工力量，终于如期完成气柜工程，解决了困难，确保了煤气厂如期投产。在泽民同志领导下，工作有支撑，心情十分舒畅。

重情崇义，很有人情味

泽民同志对曾一起工作过的老部下十分有情有义。他去北京任党的总书记后，每当到上海视察见到老部下时，都是主动招呼，问寒问暖，平易近人。上海第一条地铁投产前夕，他在吴邦国书记、黄菊市长陪同下视察漕宝路地铁站，我陪同接待。泽民同志一下车见到迎接我的我，微笑着说：“你也来啦。”邦国同志介绍说：“正兴已是市政府副秘书长了。”他又问：“（夏）克强呢？”黄菊同志说：“克强已去浦东开发区工作了。”他百忙中还记得关怀我们这些老部下，真让人感到亲切温暖。

2000年泽民同志利用在沪逗留间隙时间，专门在康平路市委大楼前接见我们上海四套班子领导并合影留念。2009年和2016年春节前夕，他又专程接见我们上海这些共事过的老同志，聚叙联欢又合影留念，令我们十分感动。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江泽民同志是一位重情崇义的伟人。

心系人民重情崇义的好领导

陈正兴

惊悉敬爱的老领导江泽民同志不幸逝世的噩耗，内心甚为悲痛。上世纪八十年代江泽民同志担任上海市领导时，我曾多次向他汇报工作，接受他的指示、聆听他的教导。一幕幕珍贵场景立刻呈现在脑海，激起我对老领导的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多年与泽民老领导接触，我深切感受到他是一位有雄才大略、英明果断、睿智大度、虚心好学、平易近人、作风踏实、重情崇义的好领导，是一位值得我们崇敬的长者。我追忆一些亲身经历的“小事”。

心系人民、作风细致踏实

泽民同志刚来上海时，上海城市基础设施

陈旧薄弱。住房紧张、交通拥挤、污染严重困扰着市民的日常生活。其中市区排水能力低下很突出，每逢台风暴雨或大型水管爆裂，不少地区积水严重，殃及许多低洼地段市民家中进水。泽民同志经常深入现场，蹬水视察灾情、慰问市民，并急市民所急，将加强下水道工程建设作为他创立的市政府每年为市民办十件实事的重要内容。我当时是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上海市防汛抗灾常务副指挥，经常陪同他视察灾情。视察过程中，他总是先问清情况，听取专家意见，随后再作指示。一天深夜，他亲自打电话到我家中，询问我能否为他制作一张袖珍的上海市区重要地下管网图，以便他放在公文包中随时查看。我为他细致踏实的工作作风所感动，立即组织各管线单位一周内就完成送呈给他。

1988年初，作为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专门带领一个由上海各部委办和主要局领导组成的26人代表团赴改革开放较早的广东学习考察，我作为市建委代表一起参加了考察。一天，利用中午休息时间，他单独带领我坐小轿车去广州市第一条高架道路实地考察，在高架道路周围往返观察，详细察看高架架结构情况，询问我一些具体技术问题，并指示和鼓励我们市建委回沪后一定要研究尽快建设高架道路，以利早日缓解上海市区交通。此后，上海建成了内环高架道路等。

关爱下属，帮助解决工作困难

1988年盛夏的一天，暴雨倾盆，市区许多地方积水严重，泽民同志刚从外地出差回沪，

一下火车就直接赶赴卢湾区低洼地段，视察灾情，慰问受灾居民，我陪同前往，在双人座位上向他汇报气象和灾情。汇报毕，为让他坐得宽敞些，我即移往它座。一会儿，他拍拍边上座位，问：“陈正兴哪里去了？”我以为他又要问我情况，立即再坐到他边上，想不到他和蔼地向我微笑，并用左手遮在我的左耳旁说了一句：“你的差事不好当呀！”顿时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市委书记这般的体贴部下，我的辛苦一下子全没了。

1986年末，我负责领导建设的上海市实事重点工程浦东第一家煤气厂即将竣工，市政府定于12月26日举行投产仪式。离投产前十余天，负责厂区煤气柜建设的施工单位反复无法按期完成。我十分着急，却因该施工单位与宝钢有关，我不能直接指挥，经向泽民同志汇报